

中國詩歌寶庫

兩晉南北朝詩選

王鎮遠



中國詩歌寶庫

兩晉南北朝詩選

王鎮遠

中國詩歌寶庫

叢書主編：錢伯城

叢書策劃：危丁明

責任編輯：盧建業

封面設計：CITY MASS LTD.

插　　畫：王祖德

書名：兩晉南北朝詩選

作者：王鎮遠

出版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彌敦道450-452號

印刷：藝光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仔黃竹坑道48號

聯合工業大廈8&15樓

版次：1991年10月初版

©1991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415 5

主編的話

這一套《中國詩歌寶庫》，是爲廣大讀者編選的。我任主編，先來說幾句話。

中國詩歌，從公元前六世紀的《詩經》算起，至今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，時間悠久，產生了許多的詩，也產生了許多的詩人。這麼多詩人這麼多的詩是不是全部編印出來呢？當然不是。那樣做不可能，也沒有必要。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說，只能採取編選的辦法。但是我們的眼光卻是放在中國詩歌的全局上面，也就是說，我們這一套書雖然是一套選本，但是要爲讀者提供一個中國詩歌的較爲完整的全貌，從上古的《詩經》到當今的新詩，有體皆備，無美不收；有源有流，又有各個時代的不同特色。要有選擇，又要有所概括。因此人選的作品，既是精品，又具備一定的衆多詩人的代表性。這套書猶如一個微型的天地，包容着廣大的詩歌世界。

中國的詩歌，具有兩大美：一是形式美，二是內含美。

形式美又可分爲對仗美（此就大多數而言）與音節美。過去時代兒童人學，啟蒙讀書，識字之外，便要學習「對對子」，如天對地，日對月，山對水之類。「對對子」首先要對得工整，其次要平仄諧調，這是做詩的第一步。對得工整是對仗美，平仄諧調是音節美。所以中國古詩，聲調格律的要求十分嚴格。走聲走調，稱爲「失律」，是詩歌的大忌。「五四」以後，興起了自由體的新詩。新詩打破了舊體詩的格律限制，已經成爲當前詩歌的主流。但是新詩也有它獨具的形式美，同樣有對仗美（景物、心物的對比）與音節美（聲調的和暢自然），雖然表現方法是自由的。不過現代人要做舊體詩，還是必須遵守古典詩歌的聲調格律，否則便是不合規律。

再說內含美。中國古人對詩歌的要求很高，早就提出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。」就是說，詩所表達的是志趣、懷抱或情感，這叫作「志」；然後再把它用美妙動聽的音調詠唱出來，傳之久遠，這叫作「永言」。但是表達的方式，要含而不露，所謂「意在言外」，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。所以中國詩歌的上乘之作，都是言簡意深，含蘊豐盛，讓人一唱三嘆，耐咀嚼，有回味，並能引發遐想。因此，閱讀中國詩歌，欣賞中國詩歌，最要緊的是認識並理解每一首詩歌的

形式美和內含美，二者是不同的，又是統一的。我們這套書在這方面，做了較多的聲律詮解、文字、註釋和意境疏解工作，希望給廣大讀者一些有用幫助。主要是這幾個方面：分類，音節，註釋，作意，作法，補充說明（有關的背景材料）。特別在聲律方面，每字每句都用音符標明平仄和所用韻部，以便讀者吟誦學習，具體領會古典詩歌的聲律規則，進而可以習作。由於每本書的體裁有別，情況不同，這幾個方面在各書的處理方式也可有某些變動。例如，音節腳韻，時代愈後愈密，唐代以前的音標就只能從寬了。當然其中仍有一定的規律可循，細心的讀者自可從中看出中國詩歌和音韻關係的演進變化進程。

這一套書共有如下十三個分冊：

- 一、詩經選
- 二、楚辭選
- 三、漢魏詩選
- 四、兩晉南北朝詩選
- 五、唐詩選（上）
- 六、唐詩選（下）
- 七、唐宋詞選
- 八、宋詩選
- 九、元曲選
- 十、元明詩選
- 十一、明清詞曲選
- 十二、清詩選
- 十三、新詩選

需要說明一下：唐詩是詩的黃金時代，好詩多，故分兩冊；《明清詞曲選》包含明清的民歌在內；明清的民歌雖是民間文學，但早為有識之士（如明代詩人袁中郎）稱為「真詩」，理應得到重視。《新詩選》則包含港、澳、台灣和海外華籍詩人的作品，這是一個創舉，相信會受到讀者的注意。各冊可分可合。合起來是完整的一套「全集」，分開來則各自獨立成書。

開場話表過，請看正文。

錢伯城

一九九〇年五月廿九日
於上海雙金書屋

導 言

本書選詩的時間範圍是由西晉到隋的三個半世紀。

司馬氏結束了數十年的割據與戰亂，晉初一度出現了政治經濟的相對穩定，所以太康年間（二八〇—二八九）的詩壇呈現了詩人林立、異彩繽紛的局面。所謂三張（張載、張協、張亢）、二陸（陸機、陸雲）、兩潘（潘岳、潘尼）、一左（左思）都是當時出色的詩人，其中尤以陸機與左思的成就最高。鍾嵘《詩品》中說陸機「其源出於陳思（曹植）」，因為他的詩才氣高邁，辭藻華美，正與曹植相近，但趨於博奧典雅，失去了建安詩歌剛健明朗的特徵。左思則能以慷慨磊落的風力繼承建安精神，他的詩表現了一個下層知識分子對社會所抱的不平之鳴。稍後的劉琨，少負奇志而身經坎壈，故能以剛勁清拔之筆撫發其英雄失路的悲哀，成為詩壇上獨樹一幟的奇軍。

由於政治的混亂，晉世文人清談玄理、希冀隱逸之風特盛，遂導致了淡乎寡

味的玄言詩充斥東晉詩壇，但因其本身缺乏審美價值，所以留給後人的幾乎是一片空白。只有郭璞的《游仙詩》可以說是玄言詩的變種，他借了游仙的題材，抒發自己偃蹇傲世、超塵絕俗的情志。郭璞詩的文字縟麗，給後來唐人的創作提供了借鑒。

晉宋之際的陶淵明被稱為「古今隱逸詩人之宗」，其實淵明也並非渾身是靜穆，他的不少詩中都曾露出過崢嶸氣象，只是以隱逸固窮作為對現實的抗爭。他的詩以平淡閒適為基調，慣於寫和平安謐的田園牧歌，然而他筆下的白雲、飛鳥、秋菊、青松，無不有其高潔的人格寓於其中，所以後人視陶詩為可望而不可即的無上境界。

陶詩中對老莊思想的好尚已伴隨着對自然的嚮往，顯示了由玄言詩轉變為山水詩的契機，而這種轉變在劉宋詩人謝靈運的詩中就更加明顯。人們在山水自然中找到了悟通玄理佛道的途徑，「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」就是大評論家劉勰對宋初詩壇的精闢概括。謝靈運大量吟詠山水的詩作都旨在從外物遠累的角度尋求自我解脫。由於力求逼真地再現自然，隨着山水詩而來的是描寫工細、用字琢煉的創作風氣。與謝靈運同時的著名詩人還有鮑照和顏延之，一同被稱為「元嘉三大家」。鮑照能吸取漢魏樂府與民歌的長處，形成了他自己驚挺險急的詩風，他於

詩歌發展上的最大貢獻在於創作了不少以七言爲主的樂府體詩，這一類詩感情奔放，辭藻華麗、聲調鏗鏘，從而突破了五言詩一統天下的局面，其沾溉後人，超出了時代的拘限。顏延之在「三家」中稍見遜色，所作好雕餽字句，堆垛典實，然也體現了當時崇尚典重弘麗的審美情趣。總之，劉宋的詩壇表現出趨變求新的風尚，清人沈德潛說：「詩之於宋，性情漸隱，聲色大開，詩運轉關也。」（《說詩晬語》）即道出了宋詩的重要地位。

齊代詩風沿襲劉宋，但內容更爲空泛，思想漸趨平庸，只是對於形式的探求愈加細密。齊武帝永明年間（四八三—四九三），王融、范雲、謝朓、沈約等人講求詩的音調鏗鏘、平仄調協，分析漢字的四聲，指出造句宜避免的八種弊病，遂形成了「永明體」詩，實爲唐人格律詩的先河。其中謝朓的成就最高，以長於寫清新自然的山水詩著稱。他的山水詩擺脫了仙氣佛理，而力求融情入景，避免了謝靈運詩中敍事寫景與言情說理截然兩橛的弊病，表現爲情、景、理的渾然一體。「永明體」詩人中以沈約最富理論上的建樹，他除了總結出「四聲八病」的規律外，還提倡平易的風格，有意矯正晉宋以來艱深奧澀的流弊，從而促成了當時王融、范雲、謝朓等人淺近流暢、清綺平易的詩風。

由於梁簡文帝蕭綱和元帝蕭繹的提倡和庾肩吾、徐摛等人的推波助瀾，遂產

生了描寫艷情爲主的宮體詩，宮體詩以女色爲歌詠對象，內容上無甚可取之處，但形式上追求采藻華麗，妃白儼青，對詩體的趨於成熟起過相當作用。這種風氣一直沿續到陳隋，尤其是在一些帝王和文學侍臣的作品中。其時稍能拔出於流俗者有吳均、何遜、陰鏗、徐陵等，他們的詩或寫羈旅，或敍友情，或繪山水，不無感情真摯、構思新雋之作。大量的律句出現在他們的詩中，可謂唐人格律詩的萌芽。

北方的詩歌格調剛健，然詩人大多取法南朝，並無特殊的成就，只有由南人北的王褒和庾信，由於長於南方深厚的文化氛圍之中，具備精湛的詩藝，又身經離亂，羈留異鄉，故作品中有深沉的家國之痛、身世之感。尤其是庾信，能集衆家之長，晚年所作感情充沛、音調激楚，體現了南北詩風的融合。由齊人周的作家盧思道吸取南人風範，作品中不無傑構，如他的七言樂府《從軍行》，不僅深情綿邈，而且與蕭衍的《河中之水歌》一起成爲唐人七言歌行的先河。隋代較傑出的詩人是薛道衡，也能兼取南北詩風而自成風格。

南北朝的民歌是中國民間文學中的瓊寶。南朝民歌大致產生於東晉與宋齊，一般屬於南朝《清商曲辭》中的《吳聲歌曲》和《西曲歌》，前者產生於以首都建業（今南京）爲中心的地帶，後者出現在長江中游和漢水流域。它們的內容幾

乎清一色的是情歌，由於出自民間，大多清新可誦，散發出淳樸明快的氣息；藝術上多用諧音、比喻、誇張和頂針等修辭手法，對當時和後代的文人創作都起過很深的影響。北方民歌主要產於五胡十六國至北魏時期，大部分保留在《橫吹曲辭》的《梁鼓角橫吹曲》中，作品的題材較南朝樂府為廣，特別是一些描寫從軍生活的詩歌展現了北方民族的豪爽勇敢，它們的語言質樸，感情率真，也體現了南北審美趣尚的不同。

全面體現上述各個時代的詩歌創作風貌不是這本小書所能作到的，但本書力求通過名家名作的介紹，將這一時期詩歌的精華奉現給讀者。即使只是嘗鼎一脔，但也許由此可以領略其中的真味。至於本書的分類，採取了一個稍為新穎的方法，即以詩中表現的感情來統領各篇，茲分述如下：

「詩言志」是中國詩歌最古老的開山綱領，從廣義上說，一切詩都表現詩人的主觀意志與感情，但我們將直接展示抱負、陳述志向的詩合為一類，而左思、陶淵明、顏延之的一些詠史之作旨在借古喻今，自明心迹，所以都歸入「述志類」。

晉宋間興起的山水詩，成為人們解悟玄理佛道的途徑，而南方山水的清秀明麗往往觸動了詩人的彩筆。謝靈運、謝朓代表了南朝山水詩的高峯，范雲、吳

均、陰鏗的作品也不乏異彩，北朝敕勒族的牧歌又是千古傳誦的名篇，都歸入「山水類」。

隱逸之風主要緣於政治的紊亂，士人不再戀棧官場，遂萌歸隱之志，左思的《招隱》即企慕隱士生涯，郭璞以「游仙」為名，表達了對山林的嚮往，至如陶淵明那些閒適恬淡的詩作，自然旨在歌詠田居的樂趣，都可歸入「隱逸類」。

自晉至隋是動盪紛爭的時代，南北割據，戰亂頻仍，有識之士懷抱建功立業的志向，而民間對馳聘疆場、保家衛國的英雄也多所讚歎，遂產生了巾幘英雄木蘭的形象。至如庾信身陷北國，心繫南園，每有故國之歎，所作都可入「報國類」。

愛情是詩歌永恒的主題，特別是儒教鬆弛，人性開張的兩晉南北朝時期，歌詠愛情的作品層出不窮。雖然大多數文人之作都承襲遊子、思婦的口吻，然而潘岳的《悼亡詩》情真意摯，表現了誠篤的伉儷之情，謝朓的《玉階怨》開啓了唐人「宮怨」的風氣。宮體詩作者更以細膩的筆墨表達男女之思，至如陳後主的《玉樹後庭花》可謂宮體詩之極詣，故錄之以備一格。南朝民歌中的大量清新可愛的情歌，猶如淡掃蛾眉的虢國夫人，以其秀色天成而令人留戀忘返，故立「愛情類」。

魏晉以後往往出現了一些詩人羣體，文人間的交誼日益頻繁，贈詩之風也應運而生，友情成爲詩人筆下的重要題材。選在本書中陸凱給范曄、范雲與何遜、吳均答柳惲、沈約傷謝朓、庾信寄徐陵的詩都可說是詩人間表示友情的作品，遂立「友情類」。

鄉情是詩歌裏源遠流長的主題，由於時代的動盪，宦遊成了士人不可避免的活動，鄉思於是和宦情、旅情交織在一起成爲詩人的寵兒。「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」，「有情知望鄉，誰能鬢不變」，「人歸落雁後，思發在花前」，都是刻劃鄉情的名句，遂立「鄉情類」。

至於本書的體例，在原作之後主要有「註釋」、「作意」、「作法」、「鑒賞」、「補充說明」幾部分內容。原作的注聲和標韻是依據後世通行的詩韻（即「平水韻一」），雖然是以今注古，犯了注書的大忌，但因爲約定俗成，不便再用其他的聲韻系統。其時並沒有形成規範的格律詩，然詩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音調鏗鏘和諧的規律，從中可約略看出由古體向格律詩發展的痕跡，並窺見兩晉南北朝詩的押韻習慣。本書的「註釋」力求從簡，只注字、詞的意義，因爲句和篇的串講已入「鑒賞」部分；「作意」是點明詩的主旨；「作法」基本上講詩的脈絡層次和主要的創作手法；「補充說明」介紹「註釋」、「鑒賞」中猶有未盡的內

容，旨在展拓讀者的知識面；至於「鑒賞」，其實是一種審美的過程，除了闡釋詩意外，力求發掘詩作的美之所在。然我以為鑒賞文字猶如導遊，只是力圖指引和揭示美的景觀，若要真正領略和參悟美景的妙處，還得依賴於讀者自己的錦心慧眼了。

王鎮遠

一九九〇年五月

目 錄

導 言

猛志逸四海，騷翮思遠翥——述志

猛虎行（渴不飲盜泉水）

詠 史（弱冠弄柔翰）

（鬱鬱涧底松）

雜 詩（白日淪西阿）

（憶我少壯時）

詠荆軻（燕丹善養士）

阮步兵（阮公雖淪跡）

陸 左 機
思

陶淵明

顏延之

二 七

一 九 八 二

一

擬行路難（奉君金卮之美酒）

一對案不能食

昏旦變氣候，山水含清暉——山水

登江中孤嶼（江南倦歷覽）

登池上樓（潛虬媚幽姿

石壁精舍還湖中作（昏旦變氣候）

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（江路西南永

之零陵郡次新亭（江干遠樹浮）

人若耶漢（艅艎何泛泛）

渡青草湖（洞庭春溜滿）

山中雜詩（山際見來煙）

敕勒歌（敕勒川，阴山下）

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——憶象

招隱（杖策招隱士）

隱逸

左思

九一

鮑照三九